

编辑说明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

他生前勤奋好学，终日手不释卷，并有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现在保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日记原稿，是李德全同志在60年代初捐献的。日记始于1920年11月25日，止于1948年5月，长达29年，内容丰富翔实，真切地记录了冯玉祥大半生的历史，详细地反映了他从军阀阵营中决裂出来，不断追求光明和进步的曲折历程，是研究冯玉祥生平及其政治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宝贵资料。

冯玉祥生前已将1929年6月之前的日记编辑出版，但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得不将某些重要材料“权行割爱”了。此次根据日记原稿，对这部分内容及遗漏之处作了补充，并对全书进行了核实、校勘、修订，全部予以标点，重新整理出版。

1929年6月23日之后的日记，系首次整理、编辑，将分若干册陆续出版。

本册日记从1925年1月起，到1929年6月止(按日记时序)，由潘缉贤、韩文昌编辑，陈兴唐审阅主编。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对日记内容理解不深，在整理、编辑工作中尚存在不少缺点，切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例

一、本书系根据冯玉祥将军的日记手稿编成。为保持日记原貌，均原文照录。

二、为便于阅读，对手稿中无标点的，加以标点；已有标点但不妥的，重新标点。对部分手稿原有段落略加调整。

三、手稿中个别文句不通，影响对文意理解的，则用〔 〕号并在其内加注“原文如此”字样。

四、手稿中的笔误，如错字、别字和衍文的校勘，简单的注释，均在正文之内以〔 〕标明；漏字和短缺部分，增补后以【 】标明。

五、手稿中残缺的或字迹不清的字，以□代替；有疑问处，以〔？〕存疑。凡（ ）号及其内的文字和删节号、破折号，均为手稿中原有，非编者所加。

六、手稿中冯玉祥所读之书，凡属确切的书名，均以《 》标出；凡书名一时难以确定者，暂用“ ”标明。

七、手稿中的繁体字，排印时一般改为简化字，但有可能引起歧义之处，则仍保留原繁体字。

一九二五年
至
一九二九年

一月一日

六点，起。

八点，摄影。

下午一点半，冯团长带领官佐等集于一处团拜。

八点，集合官长及传令兵讲话如下：一、凡作大事者，须有大修养；作小事者，须有小修养。不观冬日之桃乎，虽枝枯叶凋，而骨子里却含有无限生机，故一至春季，便复绿叶丛生，红花怒放矣。惟人亦然，必先诚于中，而后形于外也。如肯吃苦读书，多问多闻，一旦有事，即可应之而有余。二、要各人自己培养自己，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葛武侯及曾国藩等，均未在何种学校毕业，全在自己培养自己之工夫。三、作事不要太快，欲速则不达，其进锐者，其退速。四、多经挫折，遇事便有办法。我军官长，修养太浅，故遇事辄张皇失措。五、注重小事，日俄战争以前，日本当廊庙会议时，陆军大臣以为必能胜俄，而海军大臣则尚怀疑。其后海军大臣拜俄舰总司令于军舰，侦得俄舰有锈，乃断定海军亦能必胜。及战事爆发，俄军果败。可见，大事之成败，全在对小事之能注意与否也。六、上等之人，不教自善；中等之人，得教而善；下等之人，虽教不善。汝等虽不能为上等人，总须做一中等人，切不可甘居下等人一流。以上所言，均要写在日记，以作吾新年之赠言，并望汝等乘此新年，日新月新，作一新人。

一月二日

十点，会山西代表梁谔议俊耀。阎督军送来金村一座，上刻

“车笠不渝”四字；又景泰蓝花瓶一双，余对梁言，百川应注意者二端：一、对兵要勤练、勤见，勤与兵讲话。二、造新兵器、学新战术。

四点，会李景林代表张化南。

下午八点，请张秘书讲书。

一月三日

六点半起，看书。

八点，同余妻请张秘书讲《易经》。

一月四日

十点三刻，陆军总长吴光新来，与之谈话如下：一、近因军阀害国，故班师推倒曹、吴，请段出山收拾国家。我若带兵驻京，干涉政治，则又是一个吴佩孚也。二、历来当局人物均是老朋友、老师生、老长官、老属员、老亲家，只为权利之故，一变而为老仇敌，言之可耻。三、如欲国家治安，必须治兵者每人至多只准带一师人，切不可造成大军阀。四、吾前在天津，因事未见某议员，彼即造谣，一面与张之江打电话，谓吾在天津已被奉张扣留，何不出兵，一面又用电话告奉张，谓冯军已向天津进攻，何不出兵相待。吾等尚在梦中，而彼之谣言已满城风雨矣。五、前天曾先生拿来善后会议名单上，有吾名，吾言：我只能练兵，不能议事，若逼我加入，是与以厨役充当秘书长何异。六、人若只为权利计，就是自杀。吾之兵权，已交政府，不问他人如何，果人人存退让之心，一转瞬间而国家治安矣。七、吾与孙禹行在南苑劝忠祠内，有推倒曹、吴政府之约，又与岳西峰谈及曹

政府之黑暗，岳^①则大哭，由此乃有除恶之建议，可见此次班师，全为国家也。八、日前徐季龙同一王先生来，据称是孙禹行谘议，问吾李芳辰将攻孙，何以待之。吾曰，子何据而云然。前日奉张以六十万子弹、二十万元相赠，请分给孙、胡，天下宁有先送子弹、款项而后与人战者乎，吾恐子为政客包围也。九、前在津时，徐季龙与吾言，人皆争地盘，子亦可取山、陕、察、綏，以为根据地。吾闻之，半晌未与之言，且从此不敢再见之也。吾恐胡、孙左右进此言者不少也。十、果拥重兵驻于京内，不惟无益于国家，无益于团体，抑且无益于自己。吾将兵权交与政府，以后改派吾开垦事务非常之好，无论如何不再带兵。十一、现在报馆，皆以捣乱为宗旨，而英日报尤甚，望注意焉。

下午四点，请张秘书讲书。

一月五日

八点，上山散步。

十点一刻，张树声来，报告在津接洽情形：一、天津造谣者太多，孙、李若是决裂，全是造谣之魔力，而杨以德尤是造谣之魁。二、曹、吴余孽及国民党人不得位置者，均竭力造谣。

十一点，刘汝贤、王乃模来，与谈孙、李交恶之原因有二：一是曹、吴余孽一部变为段党，一部变为张党，一部变为国民党，居中互相挑拨；二是由于杨以德之酝酿。请与孙二哥言：一、注重训练队伍。二、须求实际。三、不可滥用人。四、勿信他人挑拨。

十一点半，看书。

① 孙岳，字禹行。

下午二点，与孙中山先生代表汪精卫及孔祥熙、包世杰等会谈。

五点半，到后山散步。

七点半，请张秘书讲《易经》。

一月六日

九点，上山散步，看山上刻字。十二点，接家嫂来。

下午八点，请张秘书讲《易经》。

一月七日

十一点，郭仙桥、杨毓珂（镇威军总司令部副官处长）、张旅长、王参议同来谈。余言如下：一、中国至今已至劫运矣，人不当军阀，不干政治，不生意见，偏有人从中挑拨，必使之当军阀、干政治、生意见。日前在津，某议员谒吾未见，则向国奉两方，大肆煽惑。人心已坏至此，尚有何事可为，是非远走不可也。且今已将贿选总统囚禁，宣统驱逐，吴佩孚推倒，救国之事已告一段落，任何职责吾决不再担任也。二、胡笠僧调刘参谋长下湖北，吾复一电，谓今已请段执政出山，若不听其命令，自由行动，吾非反对不可。又前日吾与孙禹行一书，告以人宜度德量力。孙谓段出面所用者皆安福系。吾意孙所见闻，凡关于段、奉以及李景林之所为，皆未免戴着色镜观天也。三、胡不让孙去当河南省长，因孙兵多而供养不足也。然奉军遣散之人，胡却收为己有。将来之乱，难以逆料。至自津还，遣散三旅人，无他，惧酿乱也。四、今之河南，可谓乱省，奸淫掳掠，无所不至。而胡至开封，一睡辄五日不起，委任财政厅长三人。至于动毆，胡之室内有二

三十人围坐，一事不作，只是捣乱，盖胡、孙交人太滥也。张锡元之实业厅长郭惟一，一至保定，而孙即任以旅长，真怪事也。孙极淡泊，但其用人太滥。而胡又非孙不能约束，胡之不愿孙至河南者，盖惧孙约束之。

下午五点，到后山看刻字。

一月八日

下午二点，甘大夫、刘院长来，检查余病。

三点半，请鹿司令、刘师长、孙旅长来，以署内人员有在前门看戏者，既不责罚，亦未报告，申斥之。

一月九日

十一点，去山下看修路。下午一点，游龙门寺。二点半，到天台山。五点，到前山散步。

一月十日

十一点，写大楷。下午三点，试着西服，并摄影留念。

一月十一日

十点半，山西代表田应璜来，将刘雪亚挑拨奉张、豫胡作战之电，交余阅之。

九点，刘子云来，余与言如下：一、我军攻下天津，段执政谓天津不可以多驻军队，张作霖不日即来，国民军可退出天津。

我军退后，李景林到津，便收编王承斌所收之二十三师，并将直隶督署队伍解散。当时吾以此乃亡国办法，决定不再回京，立志下野，今至于此，良可叹也。二、现在孙、胡与奉作战，主动者是刘雪亚。刘于七日内，言讨冯者三，讨吴者亦三，今又挑拨是非，不乱何待。三、救国心一变而为倒曹、吴心，倒曹、吴心一变而为争地盘心，国家劫运未终，惟有静候当亡国奴耳。

一月十三日

九点，到三家店车站。十点，带着属及卫队一团往张家口。

下午八点半，到宣化。蒋旅长鸿遇在站迎接。余同营长以上官长，在站内谈话。

十二点，到张家口，张都统之江及所属职员到站迎接。下榻于京绥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家兄家嫂均来见。

一月十四日

下午一点，同张都统、蒋旅长往街上查看。三点，同家兄谈话。

一月十五日

十一点，同家兄谈话，旋至铁路材料厂内散步。王明法报告往赐儿山看房事，因拟迁移彼处住也。

下午五点半，同张都统、陈参谋长、宋处长、张副官长议事。

一月十六日

六点起，二女由保定放假归来。

下午一点半，张参谋官吉士来，报告在宣化助蒋旅长演习克鲁苏炮打靶事。

六点半，到外边散步。

一月十七日

十二点半，赵友琴来，同看察区地图。

下午一点，张都统来见。

一月十八日

十点，黄中汉来，报告带游击队事，乃教训之。

下午二点，与林竞谈人才难得，稍好者早为人用去。边防督办署，可设在北京，分署设在平地泉或包头镇。

六点，同马会办福祥，在铁路材料厂散步。

一月十九日

六点起，因居室逼近车站，院内多烟，颇觉头疼。下午三点半，仍未愈。

八点，会梁建章。

一月二十日

十二点，与余妻及家嫂等游赐儿山。

下午一点，同马会办到铁路材料厂散步。乃同看卫队旅二团内务。

五点，到外边散步。

五点半，蒋旅长之参谋长武云台来，告以与友军同驻一地，夜间当妥为戒备，预防袭击。

一月二十一日

七点起，因头疼不能见客。

下午六点半，请魏秘书长、宋处长、张副官长等来，与言数件要事：一、认真剿匪。二、整理吏治、财政。三、编练军队。

又会议各件如下：一、善后会议未开以前，察绥二区北京与各师、旅之代表，当到京预先开一会议，讨论到场说法。二、通电察绥二区，无论何人，不准在此二区内招兵。三、二区各师、旅长、局长办理运输事宜，早晚均当拍出电报通报，无票不准乘车，各站均当遵守。而对于货车，则需加快运输，以便商民。四、当检查电报。五、对于剿匪事，当严定功过条例。六、关于察绥二区崇文门及京兆等处办理财政之不良者，当有办法。

一月二十二日

九点半，到都统署，同张都统、陈参谋长到挖沟处，查看昨夜七旅官兵所挖之沟，多属敷衍了事。

十点半，到街上查看，均系土道，甚污秽。

十二点，与包世杰、金永昌，谈西北教育事业。

下午三点，同马会办到外边散步。

五点，同家兄谈话。

六点，验卫队二团官兵饷单。

一月二十三日

六点，到车站，送马会办及黄总理往京。

下午五点，到材料厂散步。

七点，集合卫队二团官长，讲话如下：一、国家大事，每经一番改革，即稍向正路上走。然亦有时走入歧途。今总统已无，将来是总统制，抑是委员制，尚未敢定。再将来是真正改为中华民国，抑或较前更坏，亦不可得而知。现在是假民国，如总统、总长吸食鸦片，终日赌博，均视为当然，而小民为之，则为犯罪。谚云：只许官家放火，不准民家点灯，盖谓此也。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无论何事，总求于人民有益乃可，今之人民求吃草根树皮尚不可得，而执政诸公则一衣百金，一饭千金，一赌万金，无所吝惜，良可痛也。若欲改造真正民国，则惟军队是赖，然非有一种改造国家之精神不可。诸君均是军人领袖，负有重大责任，将来极有希望，望各勉之。今日是阴历年终，与诸君讲几句话，以为赠品，且看将来谁能进步。

一月二十四日

今日是阴历十四年元旦，六点钟起。

九点半，京绥铁路宋局长来，报告查京绥路车事。

十点，全家摄影纪念。

下午五点，在街上查看。

一月二十五日

十点，过旅长之刚由京来见。

十二点，在操场，与第一营官兵讲骄兵必败。

下午一点，张都统来见，韩多峰亦来，报告杀虎口税务事。

七点，蒋旅团、营长来见，报告钮惕生、王海门校阅队伍事。

一月二十六日

下午五点，偕妻子到外边散步，查二团内务。

一月二十七日

九点半，刘司长子云来谈。

十一点半，薛笃烈来，与谈办银行事。

下午一点半，张都统来见。

五点，同子女等到操场内散步。

七点，王乃模、张树声来，报告与张作霖接洽情形。

八点，同张都统、刘师长、蒋旅长会议。

十点，李都统鸣钟由绥远来，遂到警务处同李都统、张都统等谈话。

一月二十八日

十一点，同张都统、李都统讲话。

下午三点半，同邓厅长、张副官长，谈整理车务事宜。

四点三刻，看施、王二烈士首模，拟铸铜像，以不甚似，命更作之。

五点，熊团长斌来见，报告办高级教导团事。

六点，同李都统、张都统、邓厅长、魏处长宗晋、过厅长之翰议饷项事。

九点，同魏处长谈银行事。

一月二十九日

十二点，萧知事楚材来谢委。颀勉之。

下午一点半，张都统、刘团长，报告在镇丰驻防情形。

三点半，命子女等学作饭。

一月三十日

十点半，贾玉璋来见。

十一点半，驻张美国领事司丹敦来，与之谈话。

下午一点，同家兄谈话。

五点，孙良诚旅长来，与谈该旅开至包头剿匪事。

七点，责子不学，命放牛。

七点半，因出门不慎，微伤腿筋，请人诊病。

一月三十一日

因腿痛休息。

二月一日

十一点，龚厅长来，与谈拟画甘肃、新疆、青海为六省，及开渠引河、灌溉沙漠事。

十一点，尚得胜来，与谈整顿张家口兵工厂事。

下午一点，到操场，看童营官点名。

二点，张都统来，报告多伦土匪骚扰，命许团长襄云，带两营人前往剿之。

三点，到外边散步。张副官长同尚得胜，报告往造币厂查看事。

二月二日

下午五点，往外边散步，见铁路东边，多是俄、美、日等国贸易。喧宾夺主，可胜浩叹。

六点归，与张都统谈，当调查此地外人数目及住址，以备有事时易办也。并与言，凡所用之人，能谏吾者，大概均是正派人。如贾玉璋、袁栋，均尝谏吾，所以每逢过节，吾总送礼与彼等，以表示赞许之意。

二月三日

十点，同宋师长、王参议、李忻（绥远都统署参谋长）谈话。

下午半点，同梁建章、丁鹏九、段团长林竞谈话，

二月四日

十点，刘治洲来，与之谈话如下：一、吾与笠僧写几条应办之事，如物色人才、亲看队伍、补充枪械、严治军纪等项。派王乃模、张树声亲去请笠僧看完签字，我方真信。笠僧阅之，非常感激，并来电致谢。二、吾前往河南时，用赵倜旧作子弹，因铜壳太坏，一经射击，就坏于枪膛之内。笠僧须买好铜，多造子弹。三、笠僧对于刘雪亚当加防备，因阎百川曾检出彼之捣乱电报甚多，惟彼只喊使憨玉琨进攻，自己并不敢动。四、我与张雨亭言，历来失败者，都是过河拆桥。现在你我不可如此。孙、胡直接是效力国家，间接是助吾二人也。五、此次奉军南下，吾极不赞成，盖因奉军失败与国民军有绝大影响也。六、我送胡督办之“曾胡治兵语录”一书，无论如何，其营长以上官长非读不可。盖人必读书，方知进退也。

下午四点，到造币厂内查看。

八点半，全家移居美国饭店。

九点，京绥路宋局长，由包头查看回来，报告一切情形。

二月五日

下午二点半，请宋局长来谈，谓拟组织一慈善事业团，如鹿司令、杨局长、刘师长、薛京兆尹、刘监督等，均可与之商酌。

下午五点，吕习恒来，为张敬尧以四十万款买日本军械事。

二月六日

八点，到外边散步。蒋旅长来，与谈组织新村事。

下午一点半，蒋旅长、张副官长来，告以关于俄人在外蒙之权利，当想办法限制。俄人在此处设一合济公司，无论何种买卖，均须由彼处经过，此真害人者也。吾曾与张、李二都统言之，命其出一布告，谁与合济公司共买卖者，一经查出，立时枪决。盖关于此项事件，所损于国权及商业者甚大，自非严办不可也。

五点半，同妻子到东山坡散步，命王明发问讯此地农田价值，拟买之。

七点半，与徐谦谈话如下：一、孙中山病势，将不可救。二、俄人在张家口所设合济公司，非拒绝不可。

二月七日

下午一点，到东山坡散步。

三点，蒋旅长、葛旅长来见。

五点，马处长、谢大夫元甫来治病，谓腹内有虫，服一剂药，再以药水洗肠，即愈。